

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

列寧著

帝國主義

與

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分裂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一九五五年。莫斯科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列寧著

帝國主義
與
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分裂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一九五五年。莫斯科。

出版局聲明

本版列寧著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分裂一文，係按蘇共中央附設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學院所編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十三卷原文譯出。

機會主義（即社會沙文主義）對歐洲工人運動獲得的那種異常可惡的勝利，是不是與帝國主義有聯繫呢？

這是現代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基本問題。現在我們已經可以而且應當來考察這個基本問題，因為我們在我們黨的刊物上已經確定了兩點：第一，就是現今時代和此次戰爭的帝國主義性質；第二，就是社會沙文主義與機會主義彼此分不開的歷史聯繫，及其思想上政治上的共同內容。

首先必須給帝國主義下一個儘量確切完備的定義。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特殊歷史階段。這種特殊性有三種表現：第一，帝國主義是壟斷的資本主義；第二，帝國主義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資本主義；第三，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壟斷代替自由競爭，是帝國主義的根本經濟特徵，是帝國主義的實質。壟斷制有五種主要表現：（一）卡德爾，新迪加和托拉斯；生產集中在其所達到的階段上已經產生了這種資本家壟斷聯盟；（二）巨大銀行佔有壟斷地位；三、五個巨大銀行支配着美法德三國的全部經濟生活；（三）原料產地已被托拉斯和財政寡頭所佔據（財政資本是與銀行資本溶成一片的壟斷性的工業資本）；（四）國際卡德爾已經開始分割世界（經濟上分割世界）。這種佔據着全部世界市場並且在戰爭還沒把它重新分割時彼此間和陸地加以分割的卡德爾，

爲數已在一百個以上！資本輸出這個特別表徵而與非壟斷資本主義下的商品輸出迥然不同的現象，是與經濟上和政治上及領土上分割世界有緊密聯系的。（五）領土上分割世界（分割殖民地）已經完結了。

帝國主義作爲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是於一八九八至一九一四年間最先在歐美然後在亞洲一帶完全形成的。西美戰爭（一八九八年），英布戰爭（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二年），日俄戰爭（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以及歐洲一九〇〇年經濟危機，便是世界歷史新時代的主要歷史道標。

至於帝國主義是寄生或腐朽的資本主義，這點首先就表現在生產資料私有制下任何一種壟斷所持具的腐朽趨向。民主共和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與君主反動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間的差異日益消失，其原因正在於它們兩者都在活生生地腐朽着（這絲毫也不是說資本主義在個別工業部門，個別國家以及個別時期內，不能有驚人迅速的發展）。第二，資本主義的腐朽，是表現於專以「剪息票」爲生的資本家這一龐大食利者階層的形成。英美法德四個先進帝國主義國家，各擁有一千萬萬至一千五百萬萬法郎的證券資本，這就是說，每國每年收入不下五十萬萬至八十萬萬法郎。第三，資本輸出是加倍的寄生性。第四，「財政資本是趨向於統治而不是趨向於自由」。全面的政治反動是帝國主義的特性。賄賂收買的規模大到極點，巴拿馬式的弊端¹層出不窮。第五，對被壓迫民族實行的那種與兼併密切聯繫的剝削，特別是極少數「大」國對殖民地實行的剝削，使得「文明」世界愈益變

成數萬萬不文明國民身上的寄生蟲。古代羅馬的無產者是靠社會養活的。現代社會則靠現代無產者來養活。西思蒙第所作的這一深刻論斷，常被馬克思特別着重指出。帝國主義把情形稍微改變了。帝國主義列強中的無產階級特權階層，部分地也是靠數萬萬不文明國民養活的。

至於爲什麼帝國主義是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垂死資本主義，那是很容易瞭解的，因爲在資本主義中間生長出來的壟斷已經是表示資本主義正在死亡，是表示它開始過渡到社會主義。帝國主義所造成的大規模的勞動社會化（即替帝國主義辯護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稱呼的『錯綜混合』），也是意味着這點。

我們提出這樣一個帝國主義定義，就不免要與考茨基完全相抵觸，因爲他認爲帝國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的階段』，而是財政資本『寧願』採取的一種政策，是『工業』國要想吞併『農業』國的一種趨向*。考茨基所下的這個定義，在理論上完全是一種捏造。帝國主義的特點恰巧不是工業資本的統治，而是財政資本的統治，趨向於恰巧不單只要吞併農業國，而是要吞併任何一種國度。考茨基把帝國主義的政治與帝國主義的經濟隔開，把政治上的壟斷主義與經濟上的壟斷主義隔開，就是要爲他那種鄙陋的資產階級改良

*『帝國主義是高度發展的工業資本主義的產物。它的實質就是每一個工業資本主義民族力圖有加無已地征服和兼併農業區域，而不管那裏住的是哪一個民族』（見考茨基在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一日新時代雜誌上發表的論文）。

主義，如所謂『廢除軍備』，所謂『超帝國主義』等等一類胡說打通一條道路。這種理論捏造的用意和目的，不過是要掩飾帝國主義最深刻的矛盾，藉以辯護他主張同那些讚美帝國主義的人們，即同露骨的社會沙文主義分子和機會主義分子『統一』的理論。

關於考茨基這種背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我們已在社會民主黨人³報和共產黨人⁴雜誌上充分說明過了。我們俄國的考茨基主義者，以阿克雪里羅得和斯皮克塔托爾爲首的『組委分子』，連馬爾托夫以及大體上連托洛茨基也不是例外，寧願把考茨基主義是個派別的問題隱諱不提。他們對於考茨基在戰爭時期所寫的那些東西不敢公開表示擁護，而以簡單讚美考茨基（例如阿克雪里羅得所寫的一本德文小冊子，組委⁵曾答應把它印成俄文版）來敷衍了事，或以援引考茨基所寫的幾封私信（例如斯皮克塔托爾）來敷衍了事，考茨基在這幾封信中硬說他持着反對派的立場，而狡猾地試圖把自己的一切沙文主義言論盡行抹煞。

我們要指出，考茨基對帝國主義所持的那種等於粉飾帝國主義的『見解』，不僅與希法亭的財政資本相較是後退一步（雖然希法亭本人現在極力擁護考茨基，並主張同社會沙文主義者『統一』！）並且與社會自由主義者的霍柏森相較也是後退一步。這位英國經濟學家絲毫也沒有妄想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但他在一九〇二年的著作中*却給帝國主義下

* J. A. Hobson. «Imperialism», London, 1902（霍柏森著：帝國主義，一九〇二年倫敦版。——編者註）。

了一個深刻得多的定義，並對帝國主義的矛盾作了一番深刻得多的揭露。請看這位作家（在他那裏幾乎可以找到考茨基的所有一切和平主義和『調和主義的』鄙陋說法）對於特別重要的帝國主義寄生性問題所發表的言論吧：

霍柏森認為削弱老大帝國力量的有兩種情況：（一）『經濟寄生主義』；（二）用附屬國人民編成軍隊。『前一情況是經濟寄生主義的習俗，統治國根據這種習俗利用其外藩即殖民地和附屬國來為本國統治階級謀利生財，並收買本國下層階級，使其安分守己』。關於後一情況霍柏森寫道：

『帝國主義盲目症的最奇怪表徵之一』（從社會自由主義者霍柏森口中唱出這種關於『盲目性』的調子，要比從『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口中唱出來適當得多），『便是英法等等帝國主義國家輕浮走上這條道路的那種態度。其中尤以英國為甚。我們藉以奪得印度的歷次戰役，大部分是由我們用土人編制的軍隊進行的；印度以及近來埃及方面所有的大量常備軍，是由英人擔任指揮；我們征服非洲的歷次戰爭，除征服南非洲的戰爭而外，幾乎全是土人替我們進行的。

瓜分中國的前途在霍柏森筆下得到了如下一種經濟上的估計：『那時西歐大部分的地面，都會帶有西歐一部分地面現在已經具有的那樣一種面貌和性質，如英國南部，里維拉，以及現在意大利和瑞士那部分為遊客所常到和富人居住最多的地方，即居住着一小羣從遙遠東方各國獲得股息與年金的富豪貴族，連同人數稍多的職員和商人，為數更衆的家僕，以及在轉運事業和產品精製工業中工作的工人。主要的工業

部門就會消失不見，而大宗食品和大宗半製品便會當作貢品從亞非兩洲輸送進來。『更廣大的西歐各國同盟即歐洲列強聯邦所能開闢的前途，就是它不僅不會把全世界文明事業推向前進，反而會造成莫大的西方寄生主義危險：劃分出幾個工業先進的民族，其上層階級由亞非兩洲獲得巨量的貢品，並利用這種貢品來餵養許多唯命是聽的僱員和僕役，他們已不是從事於生產大宗農產物和工業品，而是替個人服役或在新式財政貴族監督下執行一種次要的製造工作。讓那些漠視這種理論』（應該說：前途）』而認為它不值得考察的人去思考一下現在已陷於這種狀態的英國南部各區的經濟條件和社會條件吧。讓他們仔細想一下，如果中國一旦屈服於這種財政資本家，『投資人』（食利者）及其政治僱員和工商業僱員的經濟監督，使他們能在這一個世界上極大的富源地帶吸取利潤來在歐洲使用，這種制度又會擴展到怎樣巨大的程度吧。當然，實際的情形極為複雜，世上各種勢力的變動很難意料，所以也就不能預下斷語，說這種或其他某種前途一定會見諸實現。但是，現在支配着西歐帝國主義的那些勢力確實是向着這一方面行進，假如這些勢力不會遇到什麼抵抗，或不會被引到另一個方向上去，那末這些勢力就會正是朝着完成這一過程的方向努力的。

社會自由主義者的霍林森不知道只有革命無產階級才能實行這種『抵抗』，不知道只有經過社會革命才能實現這種『抵抗』。這正是他之所以為社會自由主義者的本色！但是，他早在一九〇二年間就很卓越地領會了『歐洲聯邦』。

（請考茨基主義者托洛茨基注意！），以及各國偽善的考茨基主義者所極力掩飾的一切情形的意義，即：機會主義者（社會沙文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共同努力的方向，正是要靠剝削亞非兩洲來建立一個帝國主義的歐洲；機會主義者在客觀上是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中間受帝國主義超額利潤收買而變成資本主義看門狗和工人運動敗壞者的那些階層。

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與現今戰勝了（能長久麼？）工人運動的機會主義間的這種極深遠的經濟上的聯繫，我們不僅在論文中，而且在我們黨的決議上屢次指出過了。由此我們就得出一個結論，認為同社會沙文主義決裂是不可避免的。而我們的考茨基主義者却寧願迴避這個問題！例如，馬爾托夫早在他所作的學術演講中已經運用過一種詭辯，組委國外祕書處新聞⁶上（一九一六年四月十日第四期）把這種詭辯表述如下：

…『如果智慧發展程度最接近於『知識界』和最熟練的一部分工人竟也無可倖免地離開革命社會民主黨而轉到機會主義方面去，那末革命社會民主黨的事情就會是很壞，甚至是絕望的了』…

用『無可倖免地』這樣一個蠢笨字眼和某些『偽造把戲』，就把某些工人階層已經轉到機會主義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方面去了的事實迴避過去了！組委方面的詭辯家正是需要迴避這事實哩！他們用考茨基主義者希法亭及其他許多人現在引以自炫的『官場樂觀態度』來敷衍了事，說客

觀條件會保證無產階級的統一和革命派別的勝利！說他們是對無產階級抱『樂觀態度』的人！

其實，他們所有這班考茨基主義者，希法亭，組委分子，馬爾托夫及其同流，都是對…機會主義抱樂觀態度的。要點就在這裏！

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的產兒，是世界資本主義的產兒，而不僅是歐洲資本主義，也不僅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產兒。在世界範圍內，『無產階級』遲早——早五十年或遲五十年，從這個範圍來看是細微的問題——當然『會』統一起來，並且革命社會民主黨人『必然』會在其中獲得勝利的。考茨基主義者先生們，問題並不在此，而是在你們現時阿諛歐洲各帝國主義國家內的機會主義者，他們對於無產階級這個階級說是些異己分子，他們是資產階級的奴僕和代辦，是資產階級影響的傳導者，所以工人運動不擺脫他們，就會不免是資產階級性的工人運動。你們主張同機會主義者，即同列金和達維德一流人，同普列漢諾夫一流人，或同齊赫克里和波特列索夫等等一流人講『統一』，客觀上就是擁護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利用其在工人運動中的忠實走狗來奴役工人。革命社會民主黨人在世界範圍內的勝利是絕對不可避免的，但這個勝利是只有反對你們，才可能並且一定會爭得，才可能並且一定會實現的；這種勝利將是戰勝你們這班人的勝利。

現代工人運動中的兩個派別，甚至是兩個政黨，已於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間在全世界範圍內顯然分道揚鑣了。

恩格斯和馬克思在數十年間，約從一八五八年起至一八九二年止的時期內，始終都在英國考察過這兩個派別。

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都沒有活到全世界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時代，因為這個時代至早也不過是在一八九八至一九〇〇年間才開始。但是，從十九世紀中期起，英國至少已具有帝國主義的兩個最大特徵：（一）極廣大的殖民地，（二）壟斷式的利潤（由於它在世界市場上擁有壟斷地位的結果）。在這兩方面，英國當時是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一種例外，恩格斯和馬克思分析這種例外情形時會十分明白確切地指出，機會主義在英國工人運動中的勝利（暫時的勝利）是與這種例外情形相聯繫的。

恩格斯在一八五八年十月七日致馬克思的信中寫道：『英國無產階級實際上是在日益資產階級化，可見全世界最帶資產階級性的這個民族大概是想要終究造成一個資產階級式的貴族和資產階級式的無產階級來與資產階級並列。對一個剝削全世界的民族說來，這種情形在某種程度上是理所當然的』。恩格斯在一八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致左爾格的信中通知說，黑爾茲（Hales）在國際總委員會中掀起了一場大亂子，並通過了責備馬克思不該說『英國工人首領變了節』的決議。馬克思於一八七四年八月四日寫信給左爾格說：『至於說到此地（英國）城市工人，那就可惜整個領袖匪幫沒有落入國會，因為這會是工人脫離這班混蛋的一條最可靠的道路』。恩格斯在一八八一年八月十一日致馬克思的信中，又說到了『最壞的英國工聯會，它們甘願受那些被資

產階級收買或至少是領取資產階級酬金的人們來領導』。恩格斯在一八八二年九月十二日致考茨基的信中寫道：『您問英國工人對殖民政策究竟作怎樣的想想法？他們對這點想想法，是如他們對一般政策的想想法那樣的。這裏並沒有什麼工人政黨，只有一些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急進黨人，而工人也就安然和他們共享着英國的殖民地壟斷權及其在全世界市場上的壟斷權』。

恩格斯在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七日寫信給左爾格說：…『這裏（英國）最可惡的，就是已經深入於工人肺腑的那種資產階級式的『體面』（respectability）…連我認爲是他們中間最優秀人物的湯姆·曼，也喜歡叙說他將被邀請到市長大人那裏去用餐。你把他們和法國人比照的時候，就知道革命該有多麼良好的作用了』。在一八九〇年四月十九日的信中寫道：『運動（英國工人階級運動）暗地向前進展着，包括愈益廣大的階層，且往往是些向來停滯不動的最下層的（着重點是恩格斯加的）羣衆，這些羣衆在不遠的將來就會認識自己的地位，就會知道他們自己原是這個偉大的運動着的力量』。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三月四日又寫道：『分崩離析的碼頭職工會失敗了；戰場上剩下的只有一些『老的』，保守派的，富足的，因而胆怯成性的工聯會』…他在一八九一年九月十四日寫道：在紐喀斯特爾工聯代表大會上，反對八小時工作制的老工聯分子被戰勝了，『資產階級的報紙承認這是資產階級工人黨的失敗』（所有着重點都是恩格斯加的）…恩格斯也曾把他在數十年內反覆說明的這些思想在刊物

上公開發表過，這點可從他在一八九二年爲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一書再版所作的序言中看出。他在這個序言中說到了『工人階級中的貴族』，說到了『享有特權的工人少數』與『廣大工人羣衆』對立的事實。工人階級中間只有那『擁有特權，受到保護的區區少數』，才享受過一八四八至一八六八年英國特權地位所保證的『長期的利益』，而『廣大羣衆至多也只享受過很短一個期間的生活上的改善』…『當英國工業壟斷權破產時，英國工人階級就會失掉特權的地位』…『新的』工聯會，即不熟練工人聯合會中的會員，『擁有一種極大的優點，即他們的心理還是一片純潔的土壤，完全沒有沾染過歷來的『體面的』資產階級偏見，而那些地位較好的『老工聯分子』却被這種偏見弄得昏頭昏腦了』…在英國稱爲『所謂工人代表』的那些人，『其工人階級出身是受到寬恕的，因爲他們自己甘願把自己這種屬性沉沒到他們自己那種自由主義汪洋大海中去』…

我們故意從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的公開聲明中頗爲詳盡地摘錄出這些言論，是想使讀者能夠加以整個的研究。這些言論是大家必須研究和應該仔細加以思索的。因爲這裏所說的是帝國主義時代客觀條件要求我們在工人運動中採取的那個策略的關鍵。

考茨基在這裏也曾企圖『把水弄渾』，用主張對機會主義者調和的甜蜜議論來替代馬克思主義。在同那些說德國進行戰爭是爲了破壞英國壟斷地位的坦白天真的社會帝國主義者（如連奇一類人）辯論時，考茨基用來『糾正』這種明顯假

話的不過是另一種同樣明顯的假話。他用甜蜜的假話來代替了厚顏無恥的假話！他說，英國的工業壟斷地位早已被擊破，早已被破壞，因此也就無從而且無法再來破壞它了。

這個論據的虛偽性何在呢？

第一，就是它把英國的殖民地壟斷地位迴避過去了。但我們已經說過，恩格斯還在一八八二年，即在三十四年以前，就很明白地指出了這種壟斷地位！雖然英國的工業壟斷地位已被破壞，但殖民地壟斷地位不僅依然存在，而且非常尖銳化起來，因為全世界已被分割完畢了！考茨基用甜蜜的假話來偷運資產階級和平主義和機會主義市儈的所謂思想，說『沒有什麼東西要用戰爭來爭』。恰巧相反，資本家現在不僅有東西要用戰爭來爭，並且他們為了保存資本主義而不能不用戰爭來爭，因為新起的帝國主義國家除非用強力手段重新分割殖民地，便不能取得那些較老的（以及力量較差的）帝國主義列強現時享受的特權。

第二，為什麼英國的壟斷地位造成了機會主義在英國的勝利（暫時的勝利）呢？就是因為壟斷地位能提供超額利潤，即超過全世界上正常普通資本主義利潤額的多餘利潤。資本家能從這種額外利潤中拿出一部分（甚至是不小的一部分）來收買本國工人，組織某種同盟（請記起維伯夫婦所描寫的英國工聯會與其僱主結成的有名『同盟』吧），即為反對其他國家而建立的本國工人與其資本家的同盟。英國的工業壟斷地位早在十九世紀末葉就被破壞了。這是不容爭辯的事實。但究竟是怎樣破壞的呢？是不是破壞得消滅了任何壟斷呢？

若果如此，那末考茨基主張調和的（同機會主義調和的）『理論』就會有某些根據了。但問題就在事實並非如此。帝國主義是壟斷性的資本主義。每個卡德爾，托拉斯和新迪加，每個大銀行都是一種壟斷組織。額外利潤並沒有消滅，而是仍然保存着。一個享有特權的金融豐富國家剝削其餘一切國家的現象，仍然保存着，並且變本加厲了。爲數甚少的幾個富強國家——真正獨立真正龐大的『現代的』富強國家只有四個，即英法美德四國——把壟斷權擴張到極大的範圍，每年獲得數萬萬以至數十萬萬的超額利潤，『騎在』他國數萬萬居民『背上』，爭分着特別豐富，特別肥美，特別安穩的贖物。

這就是帝國主義的經濟和政治實質，考茨基不僅沒有把這中間最深刻的矛盾揭露出來，反而把它掩蓋起來了。

帝國主義『大』國中的資產階級，在經濟上能夠每年花費一兩萬萬法郎收買『自己』工人中間的上層分子，因爲它的超額利潤大概有十萬萬之多。至於這份細微的賄款怎樣分配給工人總長，『工人議員』（請記起恩格斯對於這個概念的卓越分析），軍事工業委員會，工人委員，工人官吏，狹小行業工會工人以及職員等等等等，那却是一個次要的問題。

在一八四八至一八六八年間，以及稍後的一段時間內只有英國一國獨享着壟斷權；因此機會主義能在英國獲得數十年的勝利；再沒有哪一個國家佔有過極豐富的殖民地或工業上的壟斷權。

十九世紀最後三十年，乃是過渡到新時代，即過渡到帝國主義時代的時期，當時享有財政資本壟斷權的已經不是一個大國，而是幾個為數極少的大國了。（在日俄兩國，軍事力量上的壟斷，佔有極廣大領土或佔有特別便於搶劫異族人民，如搶劫中國等等的便利地位上的壟斷，部分地補充着和代替着現代最新財政資本的壟斷）。由於有這個差別，所以從前英國的壟斷權可能在幾十年內不受爭奪。現代財政資本的壟斷權却受着瘋狂般的爭奪；帝國主義戰爭的時代開始了。從前一個國家的工人階級可被收買，可被腐化幾十年。現在這點未必還有把握可以辦到，甚至也許是辦不到的了，但較少的（與一八四八至一八六八年的英國相較）『工人貴族』階層却是每一個帝國主義『大』國都能收買，並且確實在收買着的。從前『資產階級工人黨』，——用恩格斯寓意非常深沈的語句來說，——只能在一個國家內形成，因為當時只有一個國家擁有壟斷權，但能維持很久。現在，『資產階級工人黨』在所有一切帝國主義國家內都是不可避免的和本現象，但因為帝國主義國家彼此拚命爭奪贓物，所以這樣的黨未必能在好幾個國家內獲得長久的勝利。因為托拉斯、財政寡頭制、物價高昂等等，雖也容許收買少數上層分子，但却愈益厲害地打擊着，壓迫着，戕害着和折磨着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大眾。

一方面，資產階級和機會主義者力求把極少數享有特權的最富強民族變為『永久』生長在其餘人類身上的寄生蟲，